續高僧傳卷第十九　達　承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習禪四　本傳十七　附見二

唐京師大莊嚴寺釋僧定傳一
唐同州大興國寺釋道林傳二
唐京師清禪寺釋法應傳三
唐南武州沙門釋智周傳四
唐終南山紫蓋沙門釋法藏傳五
唐并州大興國寺釋慧超傳六
唐台州國清寺釋智晞傳七
唐并州義興寺釋智滿傳八
唐京師化度寺釋僧邕傳九
唐天台山國清寺釋灌頂傳十　智晞　光英
唐天台山國清寺釋智璪傳十一
唐天台山國清寺釋普明傳十二
唐終南山豐德寺釋智藏傳十三
唐雍州津梁寺釋法喜傳十四

釋僧定丹陽人本學成實博綜有功討擊既繁便感風癘乃惟日形異同倫學當從轍遂屏絕還顧歸宗禪府初栖鍾山林阜獨靜空齋侍者道遊供給左右唯以粳米白粥日進一杯

餘則繫念相續不愧空景經于數年不涉村邑遊仍定心更增幽績故使

供給左右唯以粳米白粥日進一杯

餘則繫念相續不愧空景經于數年
不涉村邑遊仍定心更增幽績故使
門牖重隐吐納自新墻宇崇峻違順
斯薄微誠獲應故所苦忽銷致令身
首面目一時圓淨鬚眉並生有逾恒
濃可長數寸蒼赤通顏乃成奇異定
日雖福感所及儀貌倍常而雙眉最
既屬斯靈瑞翹厲晨夕山中多虎蹤
跡成蹊本性仁慈來入手室林前庭
下惟繁虎迹或禪想乍浮未能安靜
便通夜山行無問榛梗猛獸鷙鳥見
等同羣而定安之若遊城市其舍育
之感不可類也隋文於西京造寺遠
召慶之業定之心無庸世務至於受
戒師礼畢志乖違預在尊嚴鬧便避
隱嘗遇傷寒通身蒸熱遂如常加坐
斷食三日沙門保恭道揚上首定之
徒也親喻令食答曰疾熱將陵命非
可保應以法援何用食為便閉口靜
坐七日既滿所苦頓痊其立操要心
為此類也大業末歲栖南山大和寺
羣盜來劫定初不怖盜曰豈不聞世
間有奴賊耶定曰縱有郎賊吾尚不
怖況奴賊耶因剝其衣服曾無吝色

羣盜

聞有奴賊耶定曰縱有郎賊吾尚不
怖況奴賊耶因剥其衣服曾無忝色
至於坐氈將欲挽掣定捉之曰吾仰
此度冬卿今將去命必不濟乍斷吾
命於此氈不可離吾命也羣賊相看
便止之以武德七年六月因有少疾
如常不覺已逝春秋八十餘矣
釋道林姓李同州郃陽人也年二十
五發心出家入太白山結宇深巖路
絶登陟木食濟形惟法撿心更無營
拯隋開皇之始創啓玄宗勅度七人
選窮翹楚有司加訪搜得林焉文皇
親命出家苦辭不可乃啓曰貧道聞
山林之士往而不返暗然之氣獨結
林泉望得連蹤既往故應義絶凡貫
陛下大敞法門載清海陸乞以此名
遺虛仰者帝曰名實相副其來久矣
禪師但錄公府身任山栖林不從乃
逃還太白仍宗前業後以事聞奏乃
更搜揚仄陋窮巖倒穴方始捉獲而
履節無虧勅勞殷重崇敬弥異乃賜
香爐等物仍令住馮翊大興國寺經
少時又逃于梁山之陽向崖迴曲地
稱天固鑿山爲龕凝道其中武德七
續高僧傳第廿　第三張　幸
年七月微覺有疾遺誡門侍無越律
義又聞名欣響空道俗欽會又降異

稱天固鑿山為龕凝道其中武德七
續高僧傳第四丈
年七月微覺有疾遺誡門侍無越律
儀又聞笳吹響空道俗歆會又降異
香大如挑棗衆皆拾而供養莫知名
目燒發美暢聞者驚心經於三日精
氣爽朗加坐而終停屍七日色相無
改即於山插鑿龕龍處之穿聚如煙數
盈万計皷儛而送生死榮焉自林之
在道隱括為先從生至終儉約為務
安人生涂之本偏所誡期故林一生
常不親面而為說法不從取食不上
房基致使臨終之前有來問疾者林
隔障潛知遙止之不令面對斯行絜
虱之屬任其遊行每徐徐擧衣恐其
驚走斯仁育之量殆難嗣矣
釋法應姓王氏東越會稽人生自狹
鵄性度沉嘿隨住緣想幽思難移弱
冠出家事沙門曇崇學禪業見于別
傳時值周初定門初闢奉法履行亘
道相趍應於門學殊為穎首後遂周
禍避迹終南飯衣松蘿潛形六載專
修念慧用袪夙罪精厲所及法門弥
淨心用攸曆妄境斯澄屢感虎狼蹲
續高僧傳卷第十九　第五丈　參
踞廬側或入門内似有相因應素體

修念慧用袪所罪精勵兩方法門弘
淨心用攸厝妄境斯澄屢感虎狼蹲

踞廬側或入門內似有相因應素體
生緣又閑禪病對猶家犬為受三歸
自尒馴狎更繁其類隋開入度還事
崇公定業既深偏蒙印可徒衆五百
並委維推教授獎擢允開衆望開皇
十二年有勑令搜簡三學業長者海
內通化崇於禪府選得二十五人其
中行解高者應為其長勑城內別置
五衆各使一人曉夜教習應領徒三
百於實際寺相續傳業四年供養並
出有司聲聞惟遠下勑賜帛三百段
仍用造經一藏親躬受持以武德初
年素無所患云吾今將逝已有香花
見迎言已卒於清禪寺春秋八十矣
釋智周字圓朗姓趙氏其先徐州下
邳人有晉過江居于婁縣之曲阜也
然其神用超邈乾於青綺小學年中
違親許道師事法流水寺滔法師為
力生也滔乃吳國冠冕釋門梁棟周
服勤左右分陰請業受具之後志在
博聞時大莊嚴瞬法師者義府經笥
道映雄伯負褒淹留專功一紀究盡
端涯更同寒水自金陵失御安步東

歸本往伽藍開弘四實學侶同華言

道[illegible]
端漼更同寒氷自金陵失御安步東

歸本住伽藍開弘四贊學侶同萃言
晤成羣但久猒城傍早狎丘壑遂超
然高舉晦迹於馬鞍山慧聚寺仁智
斯合終焉不渝而止水致鑒問道弥
結舊齒晚秀咸請出山濟益道俗不
拘小節乃又從之横經者溢坐扶氣
者涯首炎徳既銷僧徒莫聚乃翻飛
舊谷又遭土崩瓦剖順時違難汎然
無繫寂動斯亡武徳五年七月五日
遘疾終於大莱城南武州刺史薛仕
通舍春秋六十有七其年十一月二十
日賊退途静弟子法度等奉迎神柩
歸于本山當時人物彫疎塋隧未理
以貞觀四年二月十五日弟子慧蒲
等於寺之西嶺改設圓墳惟周風情
閑警識悟淹遠容止可觀進退可度
量包山海調逸烟霞得壹一心慈惻
万類窮通不易其慮喜愠不形于色
崇尚先達提奬後進道俗聞望咸取
則焉加以篤愛垂篆尤工草隷傍觀
圖史大善篇什與元寶愛俱沐法流
陳氏二方俱馳聲績講成論小招提
玄章涅槃大品等各十餘遍兼造殿

閣門廊周匝壯麗當陽弥勒丈六夾

玄章涅槃大品等各十餘遍兼造殿

續高僧傳卷第十九 承

閣門廊周匝壯麗當陽弥勒丈六夾
紵亦諸侍衛又晉司空何充所造七
龕迮象年代綿遠聖儀毀落乃遍還
流水漆布丹青彫繢綺華允開信表
法迴向寺釋道恭日余以擁瘇拳曲
不中規繩而匝石輟斤忽垂顧眄賞
激流連殆逾三紀披雲對月賦詩陸
之詩跂石班荊辯肇論之論故人変在
仰孤猨而荒涼景行不追望長松而
咽絕懼陵谷易遷竹素難久託徽猷
於貞紺揚清塵於不朽其銘曰五蔭
城墎六賊丘陵胒固愛網縈迴業繩
雄猛調御慈悲勃興危塗倏靜穢海
俄登八樹潛暉五師係軌慕此遺訓
克應開士皎潔戒珠波瀾定水有道
有德知足知止學總羣經思深言外
樂說河寫飡風雲會七衆開揵四部
襟帶振紉頹綱緊其是賴世途淪喪
適化江湄去来任物隱顯從時坏瓶
何愛淨土為期有生有滅何喜何悲
窀閑昔擬封興舊隴春郊草平故山
松拱林昏鳥思徑深寒擁妙識歸真

玄惆靈奉

釋法藏姓荀氏潁川潁陰人三歲喪
父共母偏居十歲又亡隻身而立因

松栝[illegible]

玄桐靈奉

釋法藏姓荀氏潁川潁陰人三歲宣
父共母偏居十歲又云隻身而立因
斯禍苦深悟無常投庇三寶用希福
祐年二十二即周天和二年四月八日
明帝度僧便從出俗天和四年誕育
皇子詔選名德至醴泉宮時當此數
武帝躬趍殿下口號鮮卑問訊衆僧
兀然無人對者藏在末行挺出衆立
作鮮卑語荅殿庭僚衆咸喜斯酬勑
語百官道人身小心大獨超羣友報
朕此言可非健道人耶有勑施錢二
百一十貫由是面洽每蒙慰問雖身
居寺內心念幽林古聖今賢皆依山
靜建德二年二月嗣心蕩志挾鉢擎
函投於紫蓋山山即終南之一峯也
乃獨立禪房高巖之下衣以百納食
以朮松面青天而渫心吸白雲而鎮
志三年正月八日遊步山頂忽遇甘
杏七枚即而噉之流味濃美周行更
索全無來處即荷冥資但勤勵業其
年四月二十三日毀像焚經僧令還
俗給優二年唯藏山居依道自隱綿
歷八載常思開法至宣帝大象元年
九月下山謁帝意崇三寶到城南門
以不許入進退論理武帝府上大夫

俗絡優二年作藏山居依道白隂絲
歷八載常思開法至宣帝大象元年
九月下山謁帝意崇三寶到城南門
以不許入進退論理或侯府上大夫
拓王猛次大夫乙婁謙問從何而來
朋侶何在施主是誰藏報曰建德二
年棄寺入山三年四月方禁僧侶惟
藏在山餘並還俗乃以俗法抑出徒
侶藏曰一身在山林谷為家居鳥獸
為徒侶草木為粮粒然自惟忖普天
之下莫非王土既居紫蓋噉食山粮
准此供給則至尊所施猛等報奏下
勑曰朕欲為菩薩治化此僧既從紫
蓋山來正合朕意宜令長髮著菩薩
衣冠為陟岵寺主遣内史沛國公宇
文繹撿校施行内史次大夫唐怡元
行恭覆奏曰天下衆僧並令還俗獨
度一人違先帝詔至十月於城東面
別見宣帝問三教名朕欲菩薩治化
或現天身或從地出或作麤馬用斯
化道以攝衆生如何藏引妙莊嚴王
子諫父之事又曰陛下昔為臣子不
能臣諫遂令先帝焚燒聖典靈像鑄
錢擾斯逆害與秦始何異帝怒曰違
朕先皇明詔可令處盡藏曰仰觸聖

顏乞刑都市幽顯同見誠其本心

錢掘其
朕先皇明詔可令處盡藏日仰觸聖
顏乞剃都市幽顯同見誠其本心
續高僧傳卷第十九　第十六　才
令時命若縣悉藤所詞氣元驗頻經九
參安詞弥厲十奏既達帝曰道人怖
不帝公曰人生所重无過於命雺身
極刑之地何能不怖帝聞慨然改色乃
曰直人護法誑我群生此則護捕比
丘朕不殺元事人也宜捨其形「不
須聞賜菩薩衣冠依前為陟岵寺主
頻降寵命得繼釋門既獲再生更辭
帝往林泉山澤請欲幽潛御史鮑光
奉勅万年長安藍因盩厔鄠杜五縣
任藏遊行朕須見日不可況隱雖蒙
恩勅終未開弘快結心靈恩懷聖道
周德云謝隋祚將興大象二年五月
二十五日隨祖作相於虎門學六月
藏又下山與大丞相對論三經宿即
蒙剃落賜法服一具雜綵十五段青
州棗一碩尋又還山至七月初追藏
下山更詳開化至十五日令遣藏共
竟陵公檢度僧百二十人並賜法服
各還所止藏獨宿相第夜論教始大
定元年二月十三日並相龍飛即改
為開皇之元焉十五日奉勅追前度
續高僧傳卷第十九　第十七　李
者置大興善寺為國行道自此漸開

遐元年二月十三日[illegible]
為開皇之元焉十五日奉勅追前度

者置大興善寺為國行道自此漸開
之流海内豈非藏戒行貞明禪心欝
茂何能累入朱門頻登御搨尒後每
有恩勅別加慰勞并勅公咸知朕意
開皇二年内史舍人趙偉宣勅月給衣
苓棗蘇油柴炭以為恒料而性在虚
靜不畜榮利十四年自奏停料隨施
供給武候將軍素知業者清信在懷
延至宅中異礼奉養積善所熏遂捨
所住以為佛寺藏率俗課勵設万僧
齋右僕射蘇威每來參謁并建大殿
尊儀舍人裴矩宣勅藏禪師落髮僧
首又設大齋弘法之盛孰不可等其
所住處可為濟法今之隆政坊北門
僧寺是也嘗以慈仁攝處有施禽畜
依而養之雞則知時旋遶狗亦過中
不食斯類法律不可具紀煬帝晉蕃
時臨太尉第三子綿疾叐殂瘞于斯
寺乃勒銘曰世途若幻生死如浮殤
子何短彭祖何脩嗚呼余子有逝無
留永為法種長依法儔教因施藏靈
壽杖日每策此杖時賜相憶答曰王
殤幼子長就法門藏策靈壽何敢忘

德十六年隋祖幸齊州失豫王公已

壽杖日每策山杖時賜杖慎者曰王
殤幼子長就法門藏策靈壽何敢忘

德十六年隋祖幸齊州失豫王公已
下奉造觀音並勅安濟法供養仁壽
元年文帝造等身釋迦六區勅令置
於藏師住寺大業二年元德太子薨
凡營福業經像佛殿皆委藏大業末
歲下勅九宮並為寺宇度僧綱管相
續維持以藏名稱洽聞乃補充太平
宮寺上座綏緝少違無替所臨及大
唐建議人百一心淮安王創繕兵旗
于斯寺宇因受王請終身奉養貞
觀之始情奉彌隆思報罔極畢由遺
寺伺隙未展王便物故本祈不異藏
亦終焉以貞觀三年終於鄠縣觀臺
因斂武子埏南雲際寺沙門孝才夙
素知德為銘貞石在於龕側矣
釋慧超俗姓申屠上黨潞城人也體
道懷貞氷霜其志初拂衣捨俗北趣
晉陽居大興國禪念為業雖略觀名
教脩委邪正而偏據行途不沿言說
乃別建道場盛羅儀象幡花文列衆
具清鮮又鳩集異香多陳品族每以
燒香供養烟氣相尋超恒躬處其中
淨衣端坐詳其覺觀擬其忌業故有

異香滿室靈骨充瓶隨用福流還填

燒香供養烟氣相[illegible]起[illegible]身[illegible]
淨衣端坐詳其覺觀擬其忌業故有

異香滿室靈骨充瓶隨用福流還填
文數而莫知其所以然也至仁壽中
年獻后崩立禪定寺以起名望徵入
京師嚴淨形衣有逾恒日感瑞陳供
無替由来至武德元年以并部舊壤
懷信者多化道赴縁義難限約乃返
還與國道俗欣慶奉礼交并及七年
冬微疾不悆即告無常合寺齊赴[illegible]
聆遺訣起端坐如常精神更爽告衆
曰同住多年凡情易隔脫有相惱希
顧開懷然人道難逢善心易失及今
自任勿悞後身言訖緩手在心不覺
其絶見無接對謂其未終取纊属之
乃知無氣時年七十餘坐若神景色
貞逾潔異香縈繞滿室充庭音樂聞
空莫知来處門人夫衆驚心駭目遂
使士女奔赴悲咽寒雲闐塞寺院香
花獻積至十二月中剋期將墳四遠
白黑列道爭前從寺至山十有餘里
人馬輻湊亭等市經轝以繩牀坐如
入定路既交擁卒制難加乃迴道西
城破荒就壅衆又填逼類等天崩便
殯於龍阜之山開化寺側作窟處焉

經停一年儼然不散日别常有供礼

殯於龍阜之山開化寺側作窟處焉

經停一年儼然不散日别常有供礼
香花無絶後遂塞其窟户置墖於上
勒銘於右用旌後德矣
釋智晞俗姓陳氏潁川人先世因宦
流寓家於閩越晞童稚不羣幼懷物
外見老病死達世浮危自省昏沉慇
諸論淵深加猒離如為怨逐擯出塵
勞訪尋勝境伏聞智者抗志台山安
禪佛隴警訓迷途為世津導丹誠馳
仰遠泛滄波年登二十始獲從願一
得奉值即定師資律儀具足專習禪
決加修寂定如救頭然心焉稍調散
動辭處受命遺言常居佛隴修禪道
場樂三昧者咸共師仰宴坐之暇時
復指撝創造伽藍殿堂房舍悉皆嚴
整惟經臺未構始欲就工有香鑪峯
山巖峻嶮林木秀異然彼神祇巨有
靈驗自古已來無敢視其峯崖況有
登踐而採伐者時衆議曰今既營經
臺供養法寶惟尚精華豈可率尒而
已其香鑪峯栢木中精勝可共取
之以充供養論詳既訖往諮於晞具
陳上事良久荅云山神護惜不可造
次無敢重言各還所在尒夜夢人送

之以充供養[illegible]
陳上事良久荅云山神護惜不可造
次無敢重言各還所在尒夜夢人送
疏云香鑪峯檉栢樹盡皆捨給經臺
既感冥示即便攜略營辦食具分部
人工入山採伐侍者諮曰昨日不許
今輙取之荅曰昨由他今由我但取
無苦必不相悞從言往取檉栢之樹
惟嶮而生並皆取得一無留難先師
智者陳日勸化百姓從天台渚決訖
於海際所有江漢並捨為放生之池
永斷採捕隋世亦尒事並經勅隨國
既亡後生百姓為惡者多覺立梁滬
滿於江路之傷水族告訴無所乃共
頂礼禪師往先師龕房燒香呪願當
有魚人見僧在滬上立意謂隨水將
船往救僅到便無因尒梁滬皆不得
魚乎相報示改惡從善仍停採捕時
有僧法雲欲往香鑪峯頭陁晞諌曰
彼山神剛强卿道力微弱向彼必不
得安慎勿往也雲不納言遂往到山
不盈二宿神即現形駈雲令還自陳
其事方憶前言深生敬仰有弟子道
亘在房誦經自往喚云今晚當有僧
續高僧傳卷第十九　第十六丈承
來言竟仍向門下即見一僧紝著納
衣執錫持鉢形神奕俊有異常人從

来言竟仍向門下即見一僧純著納

衣執錫持鉢形神爽俊有異常人從
外而来相去二十餘步繞入路東隠
而不現俄頃之間即聞東山有銅鍾
聲大振山谷便云意喚吾也未終數
日語弟子云吾命無幾可作香湯洗
浴適竟山中鳥狩異色殊形常所不
見者並皆来集房側履地騰空悲鳴
喚呼經日方散十二月十七日夜跏
趺端坐仍執如意説法辞理深邃既
竟告弟子曰將汝等造次相值今當
永別會遇靡期言已寂然無聲良久
諸弟子哭泣便更開眼誡曰人生有
死物無始必世相如是寧足可悲今
去勿尓鬧乱於吾也又云吾習禪已
来至於今日四十九年背不著牀吾
不負信施不負香火汝等欲得將吾
相見可自懃策行道力不負人弟子
因諮啓未審和上當生何所荅云如
吾見夢報在兜率宮殿青色居天西
北見智者大師左右有諸天人皆坐
寶座唯一座獨空吾問所以荅云灌
頂却後六年當来昇此説法十八日

朝語諸弟子汝等並早須齋吾命須
臾尓日村人登山參疾食竟辞還又

朝語諸弟子汝等並早須齋吾命須

臾尒曰村人登山叅疾食竟辤還又
曰既苦遠来更停少時待貧道前去
其人不解苦辤不住當尒之時皎日
麗天全無雲翳謂叅人曰既已不住
可疾去雨尋落去者少時驟雨如
瀉春秋七十有二以貞觀元年十二
月十八日午時結跏安坐端直儼然
氣息綿微如入禪定因而不反時虛
空中有絃管聲合衆皆聞良久乃息
經停數日方入石龕顏色敷悅手足
柔軟不異生平所瘞龕墳在先師智
者龕前二百餘步

釋智滿姓賈氏太原人立意矜持不
羣凡小七歲出家隨師請業凡所受
道如說脩行年登冠肇進受具戒律
儀成範資訓弥弘又聽涅槃等經盡
其大旨名教略圓味靜然業遂往上
黨石墨山聚徒行道門徒肅穆緇素
歸依礼供駢羅積而能散時屬隋初
創弘大法智滿叅仍國化引而廣之
故使聞風造者負笈奔注衆雜精麁
時兼久近初則設儀礼懺用攝恒情
後便隨其樂欲靜思宴坐滿躬事衆

法身預僧倫形止方雅威嚴猛肅眉

時氣劣通神貝詰信神情用神性悟
後便隨其樂欲靜思宴坐滿躬事衆
法身預僧倫形止方雅威嚴猛肅眉
續高僧傳 卷第十九　第十八丈 子
目濃明白黑文臨預有叅拜莫不神
駭而毛起咸加敬仰為菩薩戒師而
滿不重身名不輕正法雖苦邀請未
即傳授乃親為竭誠方等行道要承
明證夢佛摩頂并為說法宛如經相
方為授法故道俗思戒者相趍不絕
而專意靜觀猒此諠浮乃從居梨城
之東山南流泉精舍息心之士又結如
林禪懺兼修止觀齊搖志弘經遠隨
務或乘又往鴈門川依瓚師涉緣念
慧僧中藻鏡定室羽儀言行清澄具
如別傳滿嘗遇後展欣附有餘從瓚
歷遊所在宗習又依住開化結廬修
心俄為文帝追瓚入京定門斯壞衆
侶乖張滿乃録其同志五十餘人西
入嵐州土安山內如前綜業大感學徒
隋季道消賊徒鋒起生民墜於溝壑
而滿衆宛然不散斯亦道感之會也
大唐建義四衆歸奔乃率侶入城就
人弘道初住晉陽真智寺以化聲廣
被歸宗如市武皇別勅引勞令止許
公宅中供事所須並出義府躬往礼
續高僧傳 卷第十九　第十九丈 承
問覲而懼之顧語裴寂日孤見此禪

褫齔宗好而武皇別弟子…
公宅中供事所須並出義府躬往礼

問覲而懼之顧語裴寂曰孤見此禪
師衣毛驚起何耶答曰計無餘相應
是戒神所護月重以他日修覲曰弟子
濟拔蒼生今義興大造願往還無障
當為立寺既登京輦天下略平武德
元年乃詔滿所住宅為義興寺四事
供養一出國家至三年以滿德為物
歸道聲更遠帝欲處之京室下勅徵
之又以北蕃南侵百姓情駭都督劉
晨公劉讓啓留滿住用鎮衆心有勅
特聽同安朝寄武德五年玁狁孔熾
我車載飾以馬邑沙門雄情果敢烽
燿屢舉因弗因之太原地本武鄉兵
戎是習乃勅選二千餘僧充兵兩府
登又下勅滿師一寺行業清隆可非
簡例由是重流景行光問遐迩晉川
髦彥沙汰之餘覩滿坐受嘉慶皆来
稱美或拜伏戒範者或依承習住者
常數貳百餘人而滿恒業無怠精厲
其誠時或墮學親召別誡委引聖量
誘化凡心預在聞命莫不涙流而身
伏噎歎良久並由承法行已感發前
人故得機教不妄卯矣貞觀二年四
月初因動散微覺不悆遂淹灰帶本
[illegible]

人故得機教不妄卯矣貞觀二年四
月㓜因動散微覺不悆遂淹灰管本
性無擾門人同集曰遺誡勸有沙門
道綽者夙有卯搘友而敬奉因喻滿
曰法有生滅道在機緣觀相易入其
門涉空頗限其位願隨所說進道有
期灌乃眄衡而告曰積年誠業莫此
卯持緣虛無相可緣引實有何所引
豈以一期要法累劫埋乎幸早相辞
勿塵妄識綽乃退焉其堅白持微為
若此也既而氣將漸弱而志力猶強
侍人圍遶觀者充室灌端坐舉面徐
視學徒時次昆吾溘然而卒春秋七
十有八即貞觀二年六月九日也當終
前夕大地振動寺樹摧拔合衆悲驚
哀相現矣泰山頹乎法人斯逝照類
如此舉邑酸切若喪其心即以月十
二日旋殯於龍山童子谷中立塔碑
德自滿捨俗從道六十餘年潔已清
貞氷霜取喻弊衣節食繞止飢寒頻
經斷穀用約貪滌目不邪視言不浮
華淨色子女未嘗瞻對弱年登歲者
不宿房中受具多夏者方令近侍約
時臨衆誡以行科餘則靜處小房晬

朝方出室中唯一繩牀盋袋挂于壁

時臨衆誡以行科餘則靜處小房晬
朝方出室中唯一繩牀盋袋挂于壁
上隨道資具坐外更無致使見者懔
然改容不覺發敬矣又偏重供僧勤
加基業慈接貧苦備諸藥療焭焭遑

遑意存利物矣

釋僧邕郭氏太原介休人祖憲荊州
刺史父韶博陵太守邕神識沉靜負
符上德世傳儒業齒胄上庠年有十
三違親入道於鄴西雲門寺依止僧
稠而出家焉稠公禪慧通靈戒行標
異即授禪法數日便詣稠撫邕謂諸
門人曰五停四念將盡此生矣仍往林
慮山中栖託定門遊逸心計屬周武
平齊像法隳壞又入白鹿山深林之
下避時削迹餌飯松朮三逕斯絕百
卉為羣麏麚伏其前山禽集其手
初未之異也後乃梵音展礼焚香讀
誦輙有奇鳥異獸攢聚庭宇貞如慕
敬心疑聽受自非行感所及何以致
斯自尓屢降幽靈勝言叵載開皇之
始弘闡釋門重叙玄宗吏聯榮問有
魏州信行禪師深明佛法命世異人
以道隱之晨習當根之業知邕遯世
幽居遣人告曰修道立行宜以濟度
為先獨善其身非所聞也

婺州信行禪[illegible]
以道隐之晨習當根之業知邕遯世
幽居遺人造曰修道立行宜以濟度
為先獨善其身非所聞也宜盡弘益
之方照示流俗乃出山與行相遇同
修正節開皇九年行被召入京乃與
邕同来至上帝城道俗莫匪遵奉及
行之殁世綱揔徒衆甚有住持之功
以貞觀五年十一月十六日終於化
度寺院春秋八十有九主上崇敬情
深贈帛為其追福以其月二十二日
奉靈䰟於終南山遵邕之遺令也門
徒収其舍利起塔於行之塔左邕風
範凝正行業精嚴卑辞屈已體道藏
用及委質寒林悲纏朝野僉以身死
名滅世有斯人敢樹玄石用陳令範
左庶子李百藥製文率更令歐陽詢
書文筆新華多增傳本故累諠野外矣
釋灌頂字法雲俗姓吴氏常州義興
人也祖世避地東甌因而不返今為
臨海之章安焉父夭早亡母親鞠養
生甫三月孩而欲名思審物類未知
所目母夜擧佛法僧名頂仍口勅音
句清辯同共驚異因告攝靜寺慧拯
法師聞而歎曰此子非凡即以非凡

為字及年七歳還為拯公弟子日進

法師聞而歎曰此子非凡即以非凡

為字及年七歲還為極公弟子日進
文詞玄儒並驚清藻才綺即譽當時
年登二十進具奉儀德瓶油鉢弥所
留思洎極師歿世沐道天台承習定
綱因有嗣緒陳至德元年從智顗禪
主出居光宅研繹觀門頻蒙印可遂
陳氏失馭隨師上江勝地名山盡皆
遊憩三宮靈阜九向衡峯無不揖迹
延遂訪問道逸後至荊部停王泉寺
傳法轉化教敷西楚開皇十一年晉
王作鎮揚州陪從智者戾止邗溝居
禪衆寺為法上將日討幽求餓隨智
者東旋止于台岳晚出稱心精舍開
講法華跨朗籠基超於雲印方集奔
隨負笈屯涌有吉藏法師興皇入室
嘉祥結肆獨擅浙東聞稱心道勝意
之未許求借義記尋閱淺深乃知體
解心醉有所從矣因廢講散衆投足
天台餐稟法華發誓弘演至十七年
智者現疾瞻侍曉夕艱劬盡心爰及
滅度親承遺旨乃奉留書并諸信物
哀泣跪授晉王五體投地悲淚頂受
事遵賓礼情敦法親尋遣揚州總管

府司馬王弘送頂還山為智者設千

新法跡教晉王五體投地悲淚頂受
事道資礼情敦法親尋遣楊州總管

府司馬王弘送頂還山為智者設千
僧齋置國清寺即昔有晉曇光道猷
之故迹也前峯佛隴寺号修禪在陳
之日智者初建隴南十里地曰丹丘
經行平正塔望顯峙智者標基刊定
欲建道場未果心遊故遺囑斯在王
工入谷即事修營置臬引繩一依指
百仁壽元年晉王入嗣東巡本國刀
里川途人野畢慶頂以檀越昇位寺
宇初成出山祭賀遂蒙引見慰問重
疊酬對如響言無失君臣主榮數又
遣貝外散騎侍郎張乹威送還山寺
施物三千段氈三百領又設千僧齋
寺廟臺殿更加修緝故丹青之飾亂
發朝霞松竹之嶺奄同被霧斯寔海
西之壯觀也遠符智者之言具如彼
傳仁壽二年下令延請云夏序炎赫
道體休宜禪悅資神故多徒致迹令
慧日道場莊論二師講淨名經全用
智者義疏判釋經文禪師既是大師
高足法門委寄令遣延屈必希霈然
并法華經疏隨使入京也佇遲來儀
書不盡意頂持衣負錫高步入宮三

夏闡弘副君欣載每至深契無不停

書不盡意頂持衣負錫高步入宮三
續高僧傳卷第廿五　第五丈承
夏闡弘副君欽載每至深契無不停
請並隨問接對周統玄籍後遣信送
還覲遺隆倍大業七年治兵涿野覲
捴元戎將欲蕩一東夷用清文軌因
問左右僧叙軒皇先壯阪泉之戮暴
後歎崆峒之問道追思智者感慕動
容下勅迎頂遠至行所引見天宸叙
以同學之歡又遣侍郎吳昱送還台
寺尒後王人繼至房無虛月頂縱懷
丘壑絶迹世累定慧兩修語嘿雙化
乃有名僧大德近城遠方希覲三觀
十如及以心塵使性並拜首投身請
祈天鼓皆疏瀹情性澡雪智襟三業
屢增二嚴無盡忽以貞觀六年八月
七日終於國清寺房春秋七十有二
初薄示輕疾無論藥療而室有異香
臨終命弟子曰弥勒經說佛入城日
香煙若雲汝多燒香吾將去矣因伸
遺誡詞理妙切門人衆侶瞻仰涕零
忽自起合掌如有所敬發口三稱阿
弥陁佛低身就卧累手當心色貞歡
愉奄然而逝舉體柔軟頂暖經日有
續高僧傳卷第廿九　第二十三丈
同學智晞顗之親度清亮有名先以貞
觀元年卒臨終云吾生兜率矣見先

同學智晞顗之親度清亮有名先以貞

觀元年卒臨終云吾生兜率矣見先
師智者寶坐行列皆悉有人唯一座
獨空云却後六年灌頂法師昇此說
法焚香驗旨即慈尊降迎計歲論期
審晞不謬矣以其月九日延于寺之
南山遠近奔赴喧震林谷初頂化流
鄉俗神用弘方村人法龍去山三十
餘里染患將絕衆治不愈其子奔馳
入祈求救頂為轉法華經焚旃檀香
病者雖遠乃聞檀香入鼻應時瘥復
又樂安南嶺地曰安洲碧樹青溪泉
流伏溺人逕不通頂留連愛翫顧而
誓曰若使斯地夷坦當來此誦經曾
未浹旬白砂遍涌平如玉鏡頂以感
通相顯不違前願仍誦法華金光明
二部用酬靈意嘗於章安攝靜寺講
涅槃經值海賊上抄道俗奔委頂方
撾鍾就講顏無慴懼賊徒麾旛詣寺
忽見兵旗曜日持弓執戟人皆丈餘
雄悍奮發羣覩驚駭一時退散嘗於
佛隴講眼携引學徒累石為塔別須
二片用擗塔門弟子先以車運一石
咸疑厚大更欲旁求復勞人力頂舉

杖聊撝前所運石颯然驚裂遂折為

感疑厚大更欲旁求復勞人力頂擧
續高僧傳卷第廿九　葉三十三
杖聊撝前所運石颯然驚裂遂折為
兩段厚薄等均用施塔戶宛如舊契
若斯靈應其相寔多自頂受業天台
又稟道衡岳思顗三世宗歸莫二若
觀若講常依法華又講涅槃金光明
淨名等經及說圓頓止觀四念等法
門其遍不少且智者辯才雲行雨施
或同天網乍擬瓔珞能持能領唯頂
一人其私記智者詞旨及自製義記
并雜文等題目並勒于碑陰弟子光
英後生標俊優柔義與國清寺衆共
紀其行樹其碑于寺之門常州弘善
寺沙門法宣為文其詞甚麗見于別集
釋智琰俗姓張氏清河人晉室播
遷寓居臨海祖先秀梁倉部侍郎任
臨海內史父文懷陳中兵將軍琰
受經之歲言無虛發行不慙人親里
鄉隣深加敬愛年登十七二親俱逝
慘服纔釋便染疾病頻經歲月醫藥
無効仍於靜夜策杖曳疾出到中庭
向月而臥至心專念月光菩薩惟願
大悲濟我況病如是繫念遂經旬朔
於中夜間夢見一人形色非常從東
續高僧傳卷第廿九　葉三十八丈
方來謂琰曰我今故來為汝治病即

大悲滑秋沉病女是轉念遂給台造
於中夜間夢見一人形色非常從東

方来謂璨曰我今故来為汝治病即
以口就璨身次第及㗖三夜如此因
尒稍痊深知三寶是可依救遂求離
俗便投安寧寺慧憑法師以為弟子
遂聞智者軌行超羣為世良尊即泛
舸豈流直指台岫伏膺受道乃遣行
法華懺悔第二七日初夜懺訖還就
禪床始欲安坐乃見九頭龍從地涌
出上昇虛空明旦諮白云此是表九
道衆生聞法華經將来之世破無明
地入法性空耳又陳至德四年永陽
王伯智作牧仙都迊屈智者来于鎮
所璨隨師受請同起稽山九旬坐訖
乃即辞王往寳林山寺行法華三昧
初日初夜如有人来摇動戶扇璨即
問之汝是何人夜来摇戶即長聲荅
云我来看燈耳頻經數過問荅如前
其寺內先有大徳慧成禪師夜具聞
之謂弟子曰彼堂內從来有大悪鬼
今聞此聲必是鬼来取一人也天將
欲曉成師加戶而嘆璨未暇得應便
繞堂唱云苦哉苦哉其人了矣璨即
開戶問意荅云汝猶在耶吾謂昨夜

鬼已害汝故此嗟耳成師以事諮王

開戶問意荅云汝猶在耶吾謂昨夜
續高僧傳夫第十九 第二十九丈 承
鬼已害汝故此嗟耳成師以事諮王
王遣數十人執仗防護璪謂防人曰
命由業也豈是防護之所加乎願諸
仁者將領還城啓王云尒防人去後
第二日夜鬼入堂內提辟柱周遍東
西堂內六燈璪即滅五留一行道坐
禪誦經怛然無懼於三七日中事恒
如此行法將訖見一青衣童子稱讃
善哉言已不現雖值此二緣心無憂
喜璪又因事出往會稽路由剡縣孝
行村乞食主人誤煑毒椹設璪食竟
進趣前途主人於後噉此餘殘並皆
吐痢若死等苦隣人見之即持藥追
璪十里方及見璪快行無恙問曰何
故見尋具陳上事便笑而荅曰貧道
無他可棄藥反蹤不須見逐驗之道
力所薰故毒不能傷也又隋大業元
年駕幸江都璪銜僧命出參引見內
殿御遙見璪即便避席命令前坐種
種顧問便遣通事舍人盧正力送璪
還山為智者設一千僧齋度四十九
人出家施寺物二千段米三千石并
香藥等又為寺造四周土墉大業六
續高僧傳夫第十九 第三十丈 承
年又往楊州參見仍遣給事侍郎許

香蕪等又為寺造四周土墙大業六
年又往楊州參見仍遣給事侍郎許
善心送還山又為智者設一千僧齋
度一百人出家施寺物一千段親齋
僧人絹一疋七年又往涿郡參勞謝
遠來施寺物五百段遣五十人執仗
防援還山凡經八廻參見天子並蒙
喜悅供給豐厚以貞觀十二年卒於
寺春秋八十三矣
釋普明本名法京俗姓朱氏會稽人
少小志操有異恒童口常稱佛聚砂
以為福事萬叓以為殿塔不俗談戲
惟志崇法有僧乞食因即勸云郎子
即有善性可向天台山出家其中有
四依菩薩在彼說法遂以陳太建十
四年踰山越澗來入天台正值智者
處坐說法下講竟頂礼歸依願盡此
生以為弟子智者笑去宿稽願力令
得相還曉夕左右伏膺無懈專求禪
法兼行方等般舟觀音懺悔誦法華
經一部至禎明元年陳主勅迎智者
出都從往金陵居光宅寺專以禪思
為業同堂坐者奉命撿校儀而陳國
去亡智者即上江州廬山東林寺於
閣侶瑞像閣內行觀音懺法冬十一
月身不衣絮苦節從道見一僧云所

為業同堂坐者奉命撰疏儀而陳國
亡智者即上江州廬山東林寺於
閤侶瑞像閣内行觀音懺法冬十一
月身不衣絮苦節從道見一僧云所
名法京未為嘉稱可改為普明此名
曉朗照了三世懺訖啓智者述之便
云此真中所示宜即改舊從新又隨
智者往荊州玉泉寺每於泉側練若
専思智者反路台峯令造大鍾天台
供養江陵道俗覺為經營當欲鑄時
盲人来看明懸鑒機知相不吉果尒
開模鍾破缺仍即倍工修造約語衆
中支不具者勿来看鑄遂得了亮鍾
鏗聲七十里鍾今見在佛隴上寺後
還國清所住之房去水懸遠房頭空
地純是礓石乃懷念曰若令此石出
水豈不快乎言竟數日石中泉溜周
給東西國清精舍隨高置立明以講
堂俠小欲毀廣之共頂禪師商量頂
勸勿改有栝州都督周孝節還關此
事即施杉柱從海送来頂向赤城感
見明身長一十餘丈高出松林之上
翼從數十許人語頂曰兄勿苦諫事
願剋成頂知神異合掌對云不敢更
諫一依仁者竪堂之日感動山王晨

朝隱動狀若雷震摧樹傾枝闊百步

諫一依仁者竪堂之日感動山王晨
續高僧傳卷第十九　第三十丈　尹
朝隠動状若雷震摧樹傾枝闔百步
許自佛龕下直到於寺至乎日沒還
返舊蹤碎碎磕礚勢若初至又願共
道俗造堂殿金銅盧舍那像坐身丈
六時有一人稱從槽溲村来施金十
一兩用入像身問其姓名終不肯說
礼拜辭退周訪彼村無人識者又比
房侍者恒聞房内共人語話陰伺察
視不見別形所聽言音唯勸修善既
而化緣就畢大漸時至清旦呼諸弟
子夫人壽命不可常保汝等宜知便
自脫新淨之衣著故破者換衣纔竟
奄然就滅春秋八十有六經二宿左
手仍内掘三指當於其時有房内弟
子榮泰難提二人剃頭沐浴見如此
事即報寺主慧綱合衆驚集倍慟于
懐然其為性不畜私財淛南諸州男
女黑白歸向者數不可紀所得布施
隨緣喜捨每參隨帝悉蒙命坐賜絹
一百二十段用充六物不留寸尺悉
造經像有勅施僧基業見於寺錄造
金銅尊像小大千軀悉人中已上十
迴作僧施讀藏經二遍其外書寫經
續高僧傳卷第十九　第二十三丈　尹
論彫畫殿堂修諸寺宇傍為利益及

迴作僧施讀藏經二遍其外書寫經

論彫畫殿堂修諸寺宇傍為利益及
諸靈驗功德費用運心應念即自送
来充其支度不可具載

釋智藏姓魏氏華州鄭縣人也十三
出家事鵠法師當西魏之世住長安
陟岵寺值周滅法權處俗中為諸信
心之所藏隱雖王禁剋切不懼刑憲
剃髮法服曾無變俗迄至隋初乃經
六載晦迹人間不覊道禁自有同塵
莫敢聯類矣移都龍首住大興善開
皇三年乃卜終南豐谷之東阜以為
終世之所也即昔隱淪之故地矣山
水交映邑野相望接叙皂素日隆化
範後文帝勑左衛大將軍晋王廣就
山引見藏曰山世乃異適道不殊貧
道居山日積意未移想陛下國主之
體不奪物情為宗王具聞帝帝歎訝
久之乃遣内史舍人虞世基宣勑慰
問并施香油熏爐及三衣什物等仍
詔所住為豐德寺焉每至三長之月
藏咸開道化以智論為言先凡所登
識者皆理事齊稟京邑士女傳響相
趍雲結山阿就聞法要逮武德初歲

爰置僧官衆以積善所歸乃處貪

[illegible]
茂雲結山阿就聞法要逮武德初歲

爰置僧官衆以積善所歸乃處負
内道開物悟深有望焉雖預曹僚而
身非世撿時復臨叙終安豈德以武
德八年四月十五日遘疾少時終於
所住春秋八十五然藏青襟入道自
撿形神不資奢靡不欣榮泰時居與
善官供頻繁願存乞食盡形全德縱
任居僧務夏雨冬氷而此志不移終
不妄噉僧食晚居西郊栢林墓所頭
陁自靜文帝出遊遇而結歎與諸官
人等各捨所著之衣百有餘聚藏令
村人車運用充寺宇故使福殿輪奐
逈拔林端靈塔架峯廹然雲表致有
京郊立望得傳遥敬矣又爰初受具
以布大衣重補厚重可齊四斗六十
五夏初無一離受日說欲由來未傳
常坐一食終乎大漸而狀形超挺唐
量八尺二分質貞魁梧峙然峯崿之
相常居寺之南岫四十餘年面臨深
谷目極天際徑途四里幽梗岨不
易登昇而藏手執澡瓶足躡木屐每
至食時乘崖而至午後還上初無顛
墮因斯以談亦雄隱之高明者故圓

寫象供于兹存焉京師慈門寺沙門

蹟因斯以談亦雄隱之高明者故圓

寫象供于茲存焉京師慈門寺沙門
小曇欽蔵素業為建碑于寺門之右
潁川沙門法琳製文
釋法喜俗姓李襄陽人也七歲出家
顯禪師為其保傅顯道素溫贍有聞
同侶後住禪定將終前夕所居房壁
自然外崩顯曰依報已乖吾將即世
於是端坐閉目如有所緣奄然而卒
初不覺也自喜恭恪奉侍積經載紀
而顯專修定業略於言誨便以觀量
知人當喜機度事逾先習不肅而成
鑽仰景行惟德是輔荊州青溪山寺
四十餘僧喜為沙弥親所供奉晝則
炊煑薪蒸夜便誦經與山居無炬燃
柴取明每夕自課誦通一紙如是累
時所緣通利雖學諸經部類而偏以
法華為宗常假食息中間兼誦一
卷餘則專以禪業繫念在前纔有惛
心便又溫故仁壽年內文帝勅召追
入京師住禪定寺供礼隆異儉行為
先接撫同倫讓處成德爰有佛牙舍
利帝里所珍藥以案寶處之上室瓊
寶溢目非德不知大衆以喜行解潛

通幽微屢隆便以道場相委任其監

寶溢目非德不知大衆以喜行解潛

續高僧傳卷二十六 第二十六丈 承

通幽微屢隆便以道場相委任其監
護喜遂綱維供養日夕承仰又以顯
師去世意欲寘被靈爽願誦千遍法
華因即不處舊房但周巡遶寺塔行
坐二儀搘窮本願數滿八百精厲晨
霄繫心不散覺轉休健同寺僧者見
有白牛駕以寶車入喜房內追而觀
之了無蹤緒方知幽通之感有遂敎
門而卑弱自守營衛在初諸有疾苦
無論客舊皆周給瞻問親爲將療至
於屎尿膿吐皆就而味之然則患疾
之苦世所同輕而喜都無汙賤情倍
欣懌以爲常業也致有遠近道俗帶
疾相投皆悅慰其心終其報類或有
外來問疾並爲病者陳苦有問其故
喜云病人經惱來問致增故耳武德
四年右僕射蕭瑀於藍田造寺名津
梁夙奉徽風嘉其弘度召而居之時
屬運開猶承飢荐四方慕義相次山
門便減撤衣資用充繼之稟歸行務
衆所宗焉凡有遲疑每爲銷釋並會
通旨理暢顯沉密卒難倫紀傳者嘗
同遊處故略而述之後乃屏退自資

續高僧傳卷二十六 第二十七丈 承

超居衆五曠山南阜鄉号盧陵即九

道言刊帳懸沙密並業作紙信者嘗
同遊處故略而述之後乃屏退自資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七丈 永
超居衆五曠山南阜鄉号盧陵即九
紀之故墟也北負露臺之嶺南對赫
骨之陵文淵深林仙賢是集即〻而
定之乃有終焉之志萬勵子弟誘導
山民福始罪終十盈八九貞觀初年
夜涉其半見有焰火數炬從南而来
正趣山舍僧俗驚散處是賊徒以事
告喜喜曰此應無苦但自脩業及至
尋顧不知所由其居處降靈皆此類
也六年春創染微疾自知非久强加
醫療終無進服至十月十二日乃告
門人無常至矣勿事喧擾當嘿然靜
慮津吾去識勿使異人輙入房也時
時唱告三界虛妄但是一心大衆忽
聞林北有音樂車振之聲因以告之
喜曰世間果報久已捨之如何更生
樂處終是纏累乃又入定須臾聲止
香至充滿達五更初端坐而卒春秋
六十有一形色鮮潔如常在定初平
素之日歷巡山嶮行見一處幽隱可
為櫬骸之所命弟子亦之及其終後
寺僧属其儀貞端踌不忍行之鑿山
為窟將欲藏瘞尒多暴雪忽零有餘
卷二十八丈 永
一尺周迴二里蔽於山路遂開行送

教之曰歷迴山崄行見一處幽隱可
為栖骸之所命弟子示之及其終後
寺僧屬其儀貌端峙不忍行之鑿山
為龕將欲藏瘞尓多暴雪忽零有餘
一尺周迴二里蔽於山路遂開行道
中道降神於弟子曰吾欲露屍山野
給施衆生如何埋藏違吾本志雪平
荒逕可且停行衆不從之乃安龕内
經久儼然都無摧廢宗國公親往觀
之神色如在歎善而歸尓後怯無損
遂舉其納衣方見為物所嗽頭項已
下枯骨鮮明詳斯以論寔是本願之所
致耳且喜學年攝道事仰名師青溪
禪衆天下稱最而親見奉養故得景
行成明日光聲來加以敬慎戒約閑
即依行計業分功步影而食時多覺
老必虚齋而過晦望懺洗清心希薩
安邱貧病固是常宜未弊食糜誠其
恒志輕清拯濟見美東郊矣

續高僧傳卷第十九　　習禪四